

# 非常道：高行健小说《灵山》的道家寻根意识

赵 东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2)

**摘要:**高行健小说《灵山》大致可以划归1980年代的“寻根小说”,小说的主题指向和创作路径错综复杂,掺杂了诸多文化元素并涉及诸多领域。学界对于《灵山》的多视角解读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特别对小说的禅宗因素分析较为深刻,可是对于《灵山》的道家文化路径研究却是空白。与其说是《灵山》与庄子思想相契合,倒不如说是高行健从庄子哲学思想中萃取了寻根问道的命题作为小说的道家文化根源。《灵山》的道家寻根意识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和表述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逍遥自在的小说结构方式,反向前进的人物世界观和欲望消解式的历史表达。

**关键词:**《灵山》; 道家; 寻根意识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9.9.009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9)9-0050-05

《灵山》是华语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高行健作为一位文化漂泊者,广泛的古今中外阅读经验和丰富的跨文化人生体验贯彻他的小说创作始终,加之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寻根文学”的影响,《灵山》的思想内涵和创作方法就越发显得复杂。

《灵山》是一部较为前卫的实验小说,可是小说的语言风格以及文化内涵又带些古典文化意味和边地文化气息,和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有着本质的差别。《灵山》的文化包容性极强,古今交汇,中外混杂,现实与荒诞并存,而且大量的边地民间巫术和地方传说掺杂其中,以上诸多因素让这部小说看似混沌而又迷离。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灵山》中的人物民族身份不大明确,看不出具体的民族特征,可以大致判断为西南地区的各民族群众;《灵山》所描绘的环境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色彩,可以基本判断为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边地文化的场景。

鉴于《灵山》的文化多元特色,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文化解读。从传统文化视角来看,《灵山》的佛道文化色彩较为浓重,因此从佛道两家进行论述是

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学界对《灵山》的禅宗研究成果较多,从道家视角进行解读却很少。尽管道家思想本身也非常复杂,可是道家思想主要还是集中在以老子和庄子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之中,从庄子的思想观点入手对《灵山》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是较为稳妥的做法。

《灵山》的道家意识主要表现在自由联想的开放式小说结构,以退为进的内敛式内心挖掘,有欲无情的追忆式历史表达。

## 一、逍遥游：自由联想的小说结构

《灵山》的小说结构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主人公“我”要寻找灵山,可是这个灵山位于何处,有何妙处乃至如何寻觅都不得而知。这倒不是作者故弄玄虚,更多的是出于小说主题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小说结构的特殊性,这个主题就是寻道和悟道。小说的主题一旦设置为寻道和悟道,也就决定了小说的结构方法要超越一般小说的条块分割的块状结构或者枝干交错的树状结构,因为道的本质极其复杂而且求道的路径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灵山》的小说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庄子

《逍遥游》的写法,高行健对庄子的《逍遥游》非常熟悉,他在不同场合都表现出对庄子思想以及《逍遥游》的崇敬之情。高行健曾在2009年创作过一首名为《逍遥如鸟》的诗歌,在这首诗中高行健对那个理想化的自由浪漫的精神世界进行热烈歌唱。

你若是鸟/仅仅是只鸟 / 迎风即起 / 眼睁睁俯视 / 暗中混沌的人生 / 飞越泥沼于 / 烦恼之上 / 听风展翅 / 这夜行毫无目的 / 自在而逍遥 / 盘旋环顾 / 或径直如梭 / 都随心所欲 / 何必再回去收拾 / 满地的琐碎 / 既无约束 / 也无顾虑 / 更无怨恨 / 往昔的重负 / 一旦解除 / 自由便无所不在 / 回旋凌空 / 猛然俯冲 / 随即掠地滑行 / 都好生尽兴 / 沉沉大地 / 竟跟随你摇曳 / 时而起伏 / 时而竖立 / 那地平线 / 本遥不可及 / 顿时消失了 / 一个个奇景 / 全出乎意料 / 云或是雾 / 一掠而过 / 微光和晨曦 / 尽收眼底 / 群山移动 / 一个湖泊在旋转 / 犹如思绪 / 你优游在 / 海与旷漠之间 / 昼与夜交汇处。<sup>[1]</sup>

这首诗中出现了“混沌”“逍遥”等等庄子对道家理想描述的字眼,可以看出高行健浓烈的道家情怀。道家思想的核心在于道法自然,《灵山》的小说结构深受道家自然之道的影响,小说借鉴了庄子《逍遥游》的一些写法进行结构,不拘一格,自由联想,有很多段落似乎顺手拈来,却十分自然妥帖。小说中的“我”化身为那只逍遥自在的大鸟,挣脱文体的固有束缚,从小说走进诗歌、散文甚至有传记和文献的结构方法。庄子在《逍遥游》开篇即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sup>[2]6</sup>《灵山》的结构方法能清晰地看到道家超凡脱俗、一路飞升的特征。《灵山》是靠联想来结构章节的发展,联想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寻根意识,这个空灵之“根”尽管略显空泛,可是那条令人血脉偾张的文化之根,生命之根却是清晰可见。寻道悟道的主线或隐或现,时有时无,飘忽不定,而且各条旁枝歧路又不时困扰,最终那些大量微言大义的玄言清谈式的对话和荒诞不经的传说和小插曲都化为关于灵山的种种寓言和隐喻。

这种小说结构方式本身就暗合了道家的“技进乎道”的思想,在《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篇里,庄子描写了技艺高超的庖丁解牛的方法,“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sup>[2]116</sup>庖丁“目无全牛”的道家路径与高行健《灵山》的结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的结构不是依据事件的发

展逻辑或是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设置,而是服从于悟道时的精神状态,让神思摆脱感官的束缚,走向自在逍遥的自由世界。

高行健对小说结构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对于小说的结构方式有着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现代小说的结构远比情节要重要,“结构是小说的内容的外在体现,是作品的表现形式。离开了作品的内容去一味追求形式,仅仅为找寻新的结构而徒费心思,恰如一味编造情节,求其出奇,同样不是文学创作的宗旨。”高行健对现代小说结构的趣味性也有很深的体悟,“作品的结构确实包含着无穷的趣味,游戏也是很有趣味的,但游戏同艺术之间的差距,好比光源背后的影子,总也跑不到光的前面。固然也可以去做有艺术趣味的游戏,那毕竟还是游戏。”<sup>[3]</sup>《灵山》的发散式结构反映了小说主题的需要,小说的主题是寻道,这个道不能一下点破,修道的过程才是关键。关于修道的过程,道家典籍《庄子》的论述十分详尽。

《庄子》是一部浩瀚的道家思想巨著,整部书看似荒诞不经,很多段落混沌离奇,耐人寻味,可是总体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修道”,庄子修的是自然之道,他追求的是修道过程中活生生的人生体验。从道家的修炼过程来看《灵山》的整体结构,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修道的过程何其复杂,各种无法名状的变化何其艰深,只有抛开固有的观念影响,独辟蹊径才能有所收获。《灵山》的小说结构中有着大量的道家修炼意识掺杂其中,比如“游”的意识体现得非常分明。《灵山》一书推动小说发展的动力不在于外在的事件,也不在于目标实现的进程,而是在于在这个寻根过程中的体悟。道家讲究忘却形式,“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sup>[2]43</sup>《灵山》的结构方式看上去似乎有点类似意识流,可是在具体方法上又存在很大差别。意识流是表面上随意,实则内在规整,意识流的结构方式和交响乐有相似之处,主旋律和各种复调的和谐共生,共同完成主题。《灵山》的结构类其余音绕梁的古琴曲风,应和着道家思想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理路,在技巧中忘却技巧,目无全牛,不知身处何处,只缘身在此山中。

## 二、反者道之动: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灵山》中的人物面目大多比较模糊,寥寥几笔就完成对人物的刻画,有时候对人物的身世和外貌甚至不着一字,小说追求的是心灵直写的路子,这一点的确受禅宗“直指人心”观念的影响,可是从小说走入人物内心的描写方法来看,还是有着很大的道

家思想成分。

首先是消除你我差别的对话方式,《灵山》的人物对话回味无穷,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甚至让人产生自说自话的困惑。这种独特的对话方式文化来源非常复杂,或许是受了法国新小说的影响,或许是受到西方他者理论的启发,回到小说的寻根意识来看的话,道家的反向运动,消除差别的影响倒是非常明显。《庄子·齐物论》的“万物一齐”思想是庄子对道家学说的巨大贡献,消除了小大、高下、你我、强弱的差别方能从量化的概念差别中走出,走进修道的路径。齐物的起点是后退,退回到万物起源本初的状态,在混沌一体中追寻原初的那个拙朴真纯的自然状态,让万物以本然的原生态自我展现。《灵山》中的人物正是以原始面目示人,高行健笔下的人物洋溢着自由本真的道家情怀。可是对于道家的自然不能做机械论的理解,道家的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一味后退,而是以退为进,在后退中寻找平衡和谐的力点。《灵山》的人物从言谈举止上似乎有些轻飘,内在追求的却是微言大义,在平淡的叙事中找到平衡的支点。如果把高行健的《灵山》看成是一篇普通的游记,通篇皆是乏善可陈的只言片语和旅行片段,越是一味追问越是一头雾水。解读《灵山》的人物内心世界,需要有点耐心,先退一步,放弃固有的理念或者惯性阅读思维,用慢的方式来细细品味,在漫长的阅读享受里抓住一丝灵光乍现的闪光点。《灵山》的丰富文化内涵让人大开眼界,可惜每到关键时刻,作者抽身而去,留下意犹未尽的遗憾。《灵山》的人物境界是道家修炼的典范,也是中年写作的典范,不油滑,不炫技,在后退中前进,在蓄力中发力,处处皆不用力,而处处皆是力点。

《灵山》里的人物形象明显带有异人的风度气质,世界各国优秀小说家中擅长描写异人形象者不可胜数。美国小说家安德森·舍伍德是写畸零人的高手,他的《小镇畸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中国现代作家中韩少功和沈从文也是写异人的大家。高行健选择藏匿在俗世中的得道之人作为描写对象是他道家寻根意识的又一个佐证。纵观整个一部道家经典《庄子》,奇人异事随处可见,解牛的庖丁,承蜩的老人,灌园的老叟等皆是看似平凡的得道之人,选择生活中的得道之人作为描写对象是道家惯常的思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并揭示得道之人,又如何去表现出得道之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家的艰巨任务。高行健的人物塑造方法受到中国传统心性论的影响,以人物的风度气质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忽

略掉人物的大部分特征,抓其一点,以画龙点睛之笔进行渲染。《灵山》的妙处在于高行健不去名山大川寻根问道,而是将笔触对准边地文化中的边缘人,他们大多是与世隔绝之人,或者是坚守原始信仰之人。他们身处文化孤岛之中,孤独沉静,更能深悟宇宙人生的大道。道家思想的妙处在于从低处发现高处,从过往看到未来,用逼仄寻求逍遥,用苦痛抚慰心灵。老子在《道德经》里那句掷地有声的“反者道之动”,解放了无数文人墨客无以言状的烦恼,也在高行健的笔下迸发出热情。

《灵山》从修炼者的视角来打量灵性之人的内心世界,道家的反向前进路径非常鲜明,一是将玄言清谈引入内心呈现;二是将人物放置到世外桃源,放逐历史和当下的重压。

在《灵山》的第一章,“我”和火车上的乘客聊起“灵山”的所在。

“在尤水的源头,”他睁开了眼睛。

这尤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又不好再问。你只点了点头,这点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好的,谢谢,或是,噢,这地方,知道。这可以满足你的好胜心,却满足不了你的好奇。隔了一会,你才又问怎么个走法,从哪里能进山上。

“可以坐车先到乌伊那个小镇,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而上。”

“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是有什么古迹?”你问得似乎漫不经心。

“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有原始森林?”

“当然,不只是原始森林。”

“还有野人?”你调笑道。

他笑了,并不带揶揄,也不像自嘲,倒更刺激了你,你必须弄明白你对面的这位朋友是哪路人物。

“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一摇头,只是说:“我对活人更有兴趣。”

“那么你是搞民俗调查?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种学家?要不是记者?冒险家?”“都是业余的。”

你们都笑了。<sup>[41]</sup>

这一段谈话充满玄言气质,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充满玄机,蕴含了寻根问道的道家气质和随性而止的道家气息。从山水引向野人和原始森林,循着这条路径直通远古时代。这里已经为下文的寻根之路

埋下伏笔,人物的古朴隐逸内心特征已经跃然纸上。

《灵山》的地41章中对苗寨祭师的描写揭示了返璞归真,回到原初状态的道家理想,对于山野初民仪式的展示部分地透露出小说的写作目的。

他如今牙已掉光,只能吃点稀饭。他毕竟过过那好日子,如今却再也没人来伺候。后生一有了钱,也学会嘴上叼根带嘴子的香烟,手里提个吱呀乱叫的电盒子,还带上那鬼样的黑眼镜子,那还再想到祖先?他越唱越觉得凄凉。

他想起忘了摆上香炉,可再进堂屋里去取这石阶上下还得两趟,便把香在柴火上点着,就手插在桌前的沙地上。早先,地上得铺一块六尺长的青布,糯谷把子要放在青布上。

他踩住糯稻把,闭上眼睛,看见了面前一对龙文,年方十六的妙龄,都是寨子里最最美的小女子,那两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河水一样清亮,说的还不是涨水的时候,现今这河一下大雨就变得浑浊不堪,两岸几十里地以内都再也挑不到能祭祖的大树。那起码要十二对不同的树木,一样长,一样粗细,白水得是青杠,红木得是枫树,青杠木剃出的成银,枫树才能剃出金。<sup>[4]235</sup>

此处点破灵山的妙处,呼应小说开头关于灵山的疑惑,由古及今,心中的灵山犹如曲折的寻根之道,超越世俗诱惑的羁绊,进入远古先贤描绘的精神图景,回到清澈深邃的原始状态,苗族的青木和枫木作为母体得以显现,小说寻根问道的主旨得以彰显。原来灵山不仅在现实的自然风景之中,更是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根基,针对寻根文学来说就是文化家园。从文化学来说,这个文化家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信仰体系、地方风土、历史积淀等均为心中的灵山所在。

### 三、大化流行:相忘于江湖的历史观

《灵山》中的历史描写带有1980年代独特的时代印记,高行健的历史呈现和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欲揭示相结合。小说历史观通过欲望的呈现和情感的消解实现,力图在压抑中寻找解放,在混沌中寻找根源。高行健《灵山》的情欲处理方式和一般小说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欲望直写为主,在欲望中实现情感的消解;二是突出情欲交织的矛盾斗争,在集体无意识的失忆症中达到相忘于江湖。道家所说的“圣人”状态并非儒家的实用主义思想,“圣人的婴儿状态是经过认识的高度发展和人格的全面改善之后自然呈现的一种状态”<sup>[5]</sup>。

《灵山》的欲望描写准确生动而又和现实疏离,

带有边地文化的蛮荒特质和清纯气息。高行健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欲望进行样本式的研究,文学手法中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在欲望的表现上力求达到本真呈现,同时注重传递欲望背后的人类学信息。

你问她看见这影像了吗?

她说看见了。

你问她看见有一只小船吗?

她说有了这船湖面上才越发宁静。

你突然听见了她的呼吸,伸手摸到了她,在她身上游移,被她一手按住,你握住她手腕,将她拉拢过来,她也就转身,卷曲偎依在你胸前,你闻到她头发上温暖的气息,找寻她的嘴唇,她躲闪扭动,她那温暖活泼的躯体呼吸急促,心在你手掌下突突跳着。

说你要这小船沉没。

她说船身已经浸满了水。

你离开了她,进入她润湿的身体。

就知道会这样,她叹息,身体即刻松软,失去了骨骼。

你要她说她是一条鱼!

不!

你要她说她是自由的。

啊,不。

你要她沉没,要她忘掉一切。

她说她害怕。

你问她怕什么!

她说她不知道,又说她怕黑暗,她害怕沉没。<sup>[4]115</sup>

这段描写几乎就是视觉人类学的样本,从影像的视觉传达过渡到内心冲动,而情欲描写很快滑入对精神世界的寻求。自然主义倾向在整个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十分普遍,莫言、余华、韩少功的小说中大段的自然主义色彩的直观呈现随处可见。高行健的情欲表现方法较为复杂,在纯白如素的物象描写中既有一些压抑也有一些解放。

《灵山》的欲望传达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最大不同在于,小说并不专注于欲望本身,也不想通过欲望传达某种社会情感,而是将欲望描写作为一种悟道的方式,实现心灵解放。作为一部带有寻根色彩的小说,《灵山》的心灵解放有回归历史的倾向,人只有在经历了情欲的释放和参透社会历史之后,才能真正悟道,小说中一再渲染的情欲观背后蕴藏着历史观。

《灵山》中的情欲描写转化为对亘古不变的“道”

的追求,破解欲望是寻根悟道的的手段和方法之一,也是寻找灵山的必由之路。高行健不回避欲望,对欲望进行直写,同时不沉迷不执着于欲望描写,他的笔锋轻灵,从欲望出发,进入历史表达。《灵山》的欲望描写的最大特色是他并不将欲望描写引入情感纠葛,而是通过欲望的解剖呈现历史的变迁。

《灵山》的欲望是对浮躁的社会情感的反动,小说中的直白欲望描写让人看到欲望本身的虚无感,欲望并非简单的身体需要,而是通过欲望传递出人类对美好天性的追求,通过对欲望的自然描写,折射出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混沌走向澄明的社会历史发展和寻根意识。

庄子在《人间世》中曾有过一段关于如何通过身体感官走入悟道的神明之境描写:“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高行健的文学手法就有从身体感官转向内心悟道的写作路径。道家的修炼方法必须通过身体感应走向感官超越,这种超越的手段是在作品寻根意识的引领之下,走出身体的局限,摆脱情感的负累,实现人生理想的自由实现。

那时候她也像石阶上那些长辫子捣衣的少女,只不过履的木屐而不是塑料拖鞋,拎着竹篮下河边洗菜,一条乌篷船就在她身边靠岸。她未曾明白过来,便被两个汉子拧住胳膊,拖进船舱,也未曾来得及呼救一团麻线便堵住了嘴。船撑出不到五里地,就被几个土匪轮流霸占了,在这河上漂流了一千年的一模一样的乌篷船里,拉上竹蔑编的篷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干这种勾当。第一宿,她赤条条躺在光光的船板上,第二宿就得上船头生火做饭……<sup>[4]133</sup>

《灵山》的情欲传达总是有些让人怅然若失的迷惑,高行健对于情欲的态度看似很含糊,作品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传递出一些远古洪荒的历史疏离之感。这种历史疏离感与道家对待情感的态度是契合的。道家的终极追求是要“绝圣弃智”,通过对社会情感的逃逸实现人生重压之下的解脱和遗忘。《灵山》中有一些关于情欲罪感的自然主义描写,可是在对情欲的厌弃感中又混合了一丝短暂的狂喜,让人读后竟然一时不知身处何处。

需要男人?你诱惑她。

是的,需要男人的爱,需要被占有。她说,是的、是的,她渴望被占有,她想放纵,把什么都忘记,啊,她感激你,第一次的时候她说她有些慌张,是的,她说她要,她知道她要,可她慌张极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想哭,想喊叫,想在荒

野里让风暴把她卷走,把她剥得光光的,让树枝条抽打得皮开肉裂,痛苦而不能自拔,让野兽来把她撕碎!她说她看见了她,那个穿黑衣服的放荡的女人,双手摸着自己的乳房,那种笑容,走路的那种姿态,扭动着膀,一个淫荡的女人,她说,你不懂,这你不懂,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傻瓜!<sup>[4]130</sup>

《灵山》的情欲观并非简单的“色空”,也不是自1980年代文学创作流行至今的将情欲作为个人自由解放的手段。《灵山》对情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古老情欲的直白描写,另一方面小说对情欲的态度十分含混,在清纯中夹杂了罪恶。《灵山》的情欲观既有西方灵肉分离的矛盾冲突,又有中国道家思想的身体修炼意识和超越身体束缚的人生理想。道家思想十分注重人的身体修炼,虽然这个修炼本身并不是仅仅将身体作为终极追求。道家提倡的“有欲无情”和“相忘于江湖”通过身体修炼达到对欲望的超越,这种超越是一种自然主义倾向的回归和遗忘,通过对类似童年时代的记忆达到神话式的解脱。

《灵山》的情欲描写并不是为了激发某种社会情感或者原始冲动,而是以欲望描写作为悟道的手段实现对社会历史的另类消解,这种消解的方式是道家式的遗忘症。道家的修炼目的是“归根曰静”,而要达到虚静的境界,不是刻意对抗什么,而是像流水一般将人生的各种物象参透并忘记,道家的超越方式带有东方特色的历史循环论。

在本文开头已经提到《灵山》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路径极其丰富,因此不能单纯把小说看成是道家思想的集中表现,只能说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中带有道家思想倾向。本文选择道家的视角来打量小说的主题和手法只是力求为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奇书提供一个研究的契机,供以后的研究者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刘剑梅. 庄子的现代命运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302.
-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3] 高行健.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1:78.
- [4] 高行健. 高行健作品集·灵山 [M].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 [5] 张欣,叶一舵. 中国道家人格学说述评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3).

(责任编辑:王建平)